

斷句
大字本

幼科鐵鏡集證

上海文成書局
印行



斷句大字本

幼科鐵鏡集症

上海文成書局印行

幼科鐵鏡序

自太極判而陰陽分天地之間有正氣即有邪氣正氣長則邪氣消正氣衰則邪氣旺消長衰旺之間天地不能自主而至人調變之功出焉人身一小天地也方嬰兒在胎時元氣渾淪耳關節臟腑自然而成耳一離母胎即納外氣寒暑燥溼感而疾焉或生於陰或生於陽陽受則入六腑陰受則入五臟而嬰兒元氣漸損焉若非保傅之力藥石之功幾何而不致漸滅耶故古之至人即以調燮天地者以調理於人身自神農去而後學者大小不一要不離乎扶正去邪者近是然則醫之為道豈渺小哉夏子禹鑄為秋浦儒家世族早登賢書予於簿書之暇每諮而訪焉冲夷粹穆有仁者風聞出其所著幼科鐵鏡予披閱一過乃掩卷歎曰信哉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是集也其學閎遠其理湛深而於人身之中靡不洞燭勿使有所壅閉淤底正者扶之邪者祛之瞭然不差毫髮雖古和緩諸人何以加茲况以吾儒而兼術若是揆之和緩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若范文正公為布衣時就相士卜曰不得為相願為醫殆為是歟夫立德立言立功古人稱三不朽夏子之道德文章固足標幟而是集得於家學淵

源以公於世功曷有量三不朽蓋兼之矣

康熙乙亥端陽月遼陽梁國標正夫氏題於貴池官署

幼科鐵鏡凡例

凡治嬰兒病不望顏色不審苗竅故病不應藥是書惟以望顏色審苗竅六字為大主腦

凡症俱有顏色可望苗竅可審獨驚癇瘵三症顏色苗竅俱非本來無處推拿是書洞悉死生俱屬先君從百千嬰兒中偵探出來的辨明形狀均屬先君從百千嬰兒中體認出來的治法藥味俱屬先君從百千嬰兒中嘗試出來的故是書於此三症則冠以初明有曰

凡前輩繪圖各穴俱任意裁插鮮不差謬是書圖穴由兩代攷索毫不舛錯凡症所載推拿者俱屬必效不准者如老漢扳檣猿猴摘果之類盡行刪汰凡症推三關必須少推腑上以應之推六腑必須少推三關以應之防補瀉太過

凡症屬戴燈火艾灸俱起死回生秘法

凡症下無湯散名只有藥味者俱卓溪自立方厯驗始載

凡有夏禹鑄曰其中多出己見發明至理亦從治效過立說

凡症立說引論俱屬疑團不譬不明

凡症後間附效案係症有疑難傳以較核

凡症初起不用丸散因各臟病有輕重臨症用劑必有加減如丸散藥味分兩已定倘內有一二味與症不宜者抽不出來模糊投入反生別病予於暫症必不肯用若丸散用之殊是症屬一家

凡口訣有古人舊訣有卓溪新訣新訣上註卓溪二字

凡字句用夾圈者是大主腦用尖圈者是認法用單圈者是緊要

一熱瘧認法乃卓溪生平第一着得意處自分亦能上繩文武出以傳世更當研究一痲症大小方脉書獨不齒及多因症屬至輕邇來痲症為患最重余每臨症只從脾肺兩臟看虛寔肺內大腸探根苗予中創出治法一帖必效用以傳世此乃發造物未發之祕補先輩不足之書

凡推拿古人以之代藥後人竟以推拿為兒戲並不知推應何經拿應何臟所代何藥以致輕症加重重症速死予特賦出某推拿當某藥某拿抵某藥使人曉得用推拿便是用藥味藥味既不可誤投推拿又何可亂用

幼科鐵鏡目錄

卷上

九恨

十三不可學

十傳

治病不可關門

殺賊說

治病不可開門揖

盜說

湯方內更換藥味說

面各穴圖

掌面水底撈月引水
上天河至洪池圖

掌面運八卦大指正面脾
上位次并說及退下六腑圖

手背正面推上三關揉五指節圖

側手虎口合骨穴圖

腳各穴圖

全身正面用燈火圖

全身背面肺俞各穴圖

凡死症辨

卓溪直傳口訣

推拿代藥賦

闡明五

臟生剋以知
補母泄子

望面色審毛竅

從外知內

五臟各有所司從外治內

辨臍風以下各症末所附效案俱屬疑難不常見之症如無疑難者俱附不

辨胎寒

辨胎熱

胎毒發丹

辨胎驚胎風

胎黃

辨蒸變

辨脾實熱虛熱

辨脾濕

辨肺熱肺寒肺虛

辨心熱實熱虛熱

辨心熱極似寒

辨心熱昏迷似驚

辨燒熱

聞諸驚名之謬

闡明發驚之由兼詳治驚之法

驚癇死症辨

驚癇活症辨

辨驚有痰盛風盛熱

辨熱瘡似驚風

辨癇症

辨陽瘡似寒

辨瘕病

慢症

卷下

痢症

辨傷風寒

辨夾食傷寒

辨腹痛

辨吐

辨瀉

辨吐瀉

辨痢疾

辨瘧疾附陰虛似瘧

辨咳嗽附痘後

辨失血

辨中暑中熱

辨夜啼

辨疳疾

赤遊丹火

淋症

便濁

大便不通

小便不通

出汗

黃疸

腫脹

辨三消

膀胱氣痛

呆笑

不寐多困

龜胸

龜背

解顱顙填顙陷

乾瘦似疳

天柱骨倒

五疳

齒病口疳瘡

口重腭重齟

耳癰

重舌木舌

鶴膝瘋

痛瘋

冷水瘋

迅雷所驚

天泡瘡

癰瘡

黃水瘡

惡核瘰癧

偏墜

莖腫痛

腎囊腫

灸霍亂

灸瘡母

幼科鐵鏡卷上

受業弟邑庠鐸為題

貴池卓溪叟夏鼎禹鑄氏手著

邑庠之弟孟鑑

男郡庠之雲飛霖同參

九恨

一恨挑筋割肉。五臟之病。豈盡在筋。挑斷不知當那一味藥。六淫之賊。豈盡在血。血出又不知退那一經邪。那一種挑筋的死後。定在阿羅地獄。如對子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病兒見面。寒熱虛實。茫然不知。輒曰死作活醫。藥之不效。死不任過。一藥偶中。活即居功。死症能生。對子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見兒燒熱。並不知燒從何感。熱從何生。亂推亂拿。致兒大啼大叫。汗出熱解。偶爾撞着。便自稱神。既自稱神。緣何有效有不效。對子說出理來。予便不恨。一恨不知症候。藥與病反。不曰自己用藥不當。且曰兒母有失護持。對子說出一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活症累藥不效。明醫一藥成功。不曰自己不知。且曰他有時運。對予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以丸散為欺人之具。其實不值一文。且曰此丸此散。真是無價。不論中病與否。解包投服。不愈則多。方以藥本為辭。丸散既屬無價。投服病胡不瘳。對予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動用牛黃竹瀝貝母。為除痰要藥。痰有寒熱。熱痰見此。真是滾湯泡雪。寒痰見此。竟是雪上加霜。不論寒熱。概投兒服。對予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必用柴胡。退燒熱。有表裡之殊。柴胡屬解表之味。脾虛腎虛。氣血兩虛。諸燒熱。亦用柴胡。對說予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用湯頭。有內減外加之說。加減原在湯頭內。看臟腑之有虛有實。酌藥之宜多宜寡。間或清病之來路。塞病之去路。外加一二味。此是變通妙手。如曰內可減外可加。則四君子湯加兩味。便成六君子。十全大補減兩味。便是八珍。對予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夏禹鑄曰。余生平來。凡嫉我欺我負我餌我。以及無故加我者。輒過而忘。獨於

幼科庸醫而恨之。但恨之有九何也。常見艱於嗣息者。於穹蒼於祖宗於名山。禱無不至。一旦舉子慶也。如何。及病付醫。輕者重之。生者死之。其飲恨也。又何如。余抱公憤人也。遂引人恨為己恨。然恨之正所以覺之也。覺之則睡。漢驚來。轉脚便步百尺竿頭。悟到醫家三昧。方見卓溪叟以九恨作醒人摩頭之一棒也。

十三不可學

一殘忍之人。必不惻怛。不可學。

一馳騫之人。必無靜氣。不可學。

一愚下之人。必無慧思。不可學。

一鹵莽之人。必無思索。不可學。

一猶豫之人。必無定見。不可學。

一固執之人。必不融通。不可學。

一輕浮之人。必多忽略。不可學。

一急遽之人。必期速效。不可學。

一急緩之人。必多逡巡。不可學。

一宿怨之人。借此報復。不可學。

一自是之人。以非為是。不可學。

一怪吝之人。以此居奇。不可學。

一貪婪之人。以此網利。不可學。

予以此十三種人為不可學。非外之以為必不可學也。苟抱此病。先能自醫。

又何不可學之有。

十傳

一兒啼哭無聲。前輩俱作死症。以為肺絕故也。獨子先君於拿之無聲者。審出肺氣未絕。一藥即生。而子亦經驗過。歷歷不爽。生死關頭。何必秘而不傳。

一驚風一傷寒一熱瘧三種相似。前輩俱未能辨悟。醫誤死不知凡幾。獨子之先君辨出驚風的模樣。傷寒的光景。熱瘧的認法。透徹無遺。一經醫治。則無有不生。而子亦經驗過。歷歷不爽。生死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見左手之三關六腑。大指之脾位。五指之上下。兩脚之左右。前輩無不誤傳。獨子先君悟出至理。闡盡各處差謬。闡出部位根源。推無不效。補無不應。瀉無不神。而子亦經驗過。歷歷不爽。毫釐千里。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臍風。前輩只知風入臍內。以致噤口噤口。卒不知風入深淺。死生有異。子獨悟出逆剋至理。見外知內。治無不退。經驗過。歷歷不爽。生死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慢症。前輩多作慢驚。亂推亂拿。亂掐亂火。以致汗愈亡陽。痛愈傷脾。獨子

體貼慢字。不作驚治。惟補脾虛。經驗過。歷歷不爽。生死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胃有實痰。藥解不散。惟有取法前人。取之多有壅塞喉內。不吐出。又不回
去。因不敢取。於偶見修養家作神仙大睡法。眼翻氣築時。於氣海穴。以手指
曲節抵之。一放即活。予因悟及。取痰不出。又不下者。以是法行之。果即下。然
復取便出。經驗過。歷歷不爽。此因詩悟禮。觸類旁通。萬病俱可因端起悟。何
可秘而不傳。

取喉內痰。指兒中將至尖。數下。推湧泉穴。道左
轉不揉。以指對抵。夾車穴。以耳挖。爬舌上。即吐。

一兒有驚風痰熱虛實表裡。前人俱用推拿。且曰小兒肚腸脆嫩。不可服藥。獨
予先君云。急驚風痰非推拿不效。臟腑虛寒非藥味莫療。此予兩代因病用
推用藥。經驗過。歷歷不爽。好竿鼓琴。必不相宜。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有病。前人以四季之五行。按五臟之五行。以藥味之四性。合天時之四季。
其理固是。然不知棄輕從重之妙。如當夏宜用黃連等味以瀉心。不宜用棗
仁等味以補心。理也。設使心經虛極。或怔忡不眠。或汗出如雨。補耶瀉耶。當
夏宜用五味等味以救肺。不宜用桑皮等味以瀉肺。理也。設使肺經熱極。或

大便塞閉。或熱血妄流。瀉耶救耶。此等學問。予從不固執。惟相其緩急。權其標本。棄輕從重。不拘時令。只照病醫。却無不好。經驗過歷。歷不爽。深恐膠柱鼓瑟者流。不敢輕用藥味。何可秘而不傳。

一望兒顏色不錯。証之苗竅相符。藥之又與病合。若服一二三劑。病猶照常不除。又不加甚。切不可因人言藥不合。症半路更方。蓋在我望色既真。辨竅亦稔。效不見速。無非病深藥淺。藥力未到。譬之舟人駕舟。兩岸遼濶。一時難到我。既認定風色。亦只把定舵牙。活握蓬索。一任浪湧兼天。鏖一鏖自然到岸。如把持不定。在半江中。或辭蓬轉舵。則斷無不覆之舟。予兩代經驗過歷。歷不爽。似此成敗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病患。舉世幼科。皆於兒第二指面筋紋細摹細看。以形色論症候。以透關決生死。予兩代以醫術濟人。共約七十餘年。治活嬰兒不下百千萬數。皆以望面色。審苗竅為主。治無不神。間亦摹看筋紋。了無證驗。似此迷津道岸。何可秘而不傳。

夏禹鑄曰。摹看手指筋紋。乃醫家異教。蓋指面筋紋。生來已定。豈因咳嗽而變。

為反弓。驚積而化為魚刺。膈熱而結為流珠。肝氣粗而來蛇狀之理。即曰能變能化。亦不過反弓。知咳嗽。魚刺。知驚積。流珠。知熱膈。蛇來。知氣粗而已。外有何知。況二指一面。僅大小二腸所屬。非五臟諸經並見之地。即曰並見一指。長不過寸許。闊不過分餘。設也。膈熱而兼氣粗。氣粗而兼咳嗽。則流珠與反弓蛇來。並相廝混。請從何辨。又訣曰。初關乍入。宜支退。筋透三關。命必亡。常見筋透三關。竟無病者。亦有病時透三關。而必不亡者。此種道理。殊不知解。余兩代經過不驗。不忍隱而不言。見之者。幸勿執迷不悟。

禹鑄曰。治病不可關門殺賊。臟腑之病。必有賊邪。或自外至。或自內成。祛賊不尋去路。以致內伏。是謂關門殺賊。如傷寒賊由外入。法宜表散。心火賊自內成。清利為先。譬之祿山。乃李唐外至之邪。三思武則天。內成之賊。俱不開門逐出。幾移唐祚。賊之為害。豈淺鮮哉。是知降心火而不利小便。除肺熱而不引大腸。治風熱而不發表藥。夾食而不導消痢。初起而不通利。瘡始發而遽用截方。凡此皆關門之弊。不第不能殺賊。而五臟六腑。無地不受其蹂躪。則閉門之害。可勝道哉。有心幼科者。又不可不知也。

禹鑄曰。治病不可開門揖盜。若臟腑有虛。外雖傷感。誤為表散分利。惹來別症。是謂開門揖盜。試以脾虛論之。脾虛惟恐補之不及。一用分利。則正氣日下。而脾愈虛。便來脾慢之症。譬之六國之病在弱。連橫合縱。乃季子補救之策。解約散縱。自開併吞之門。是亂臣亡國。與分利崩脾。無異理也。至於肺虛。誤為發散。心虛。利水。肝虛。抑肝。諸類。當從脾虛分利。而類推之。可也。

禹鑄曰。湯頭中欲更換藥味。有宜有不宜。猶文字上更換字眼。有妥不妥。一般更換字眼。有慧思。鄙見之殊。更換藥味。亦有鄙見。慧思之別。如范希文作子陵祠堂記。有歌曰。先生之德。時李太白在座。以風字易德字。洵是慧思。李太白詩。人烟寒橘柚。而黃魯直以家園字易烟寒字。便是鄙見。至於醫家用四物湯以補血。內有熟地。若有心火而血熱。以生地易熟地。却是慧思。若心無火。血不熱。而亦以生地易熟地。便是鄙見。此等學問。只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業醫道者。當留意焉。

禹鑄曰。凡小兒病有百端。逃不去五臟六腑氣血症。雖多怪。逃不去虛實寒熱。風痰病。縱難知。瞞不過顏色苗竅。症即難辨。莫忽略青白紅黃面上之顏色。